

钱 振 民 编 纂

古代短篇小说金库

六

太虚幻境

2



钱 振 民 编 纂

古代短篇小说金库 (六)

太虚幻境^②

黄 山 书 社

潘 尊 师

嵩山道士潘尊师，名法正，盖高道者也。唐开元中，谓弟子司马炼师曰：“陶弘景为嵩山伯，于今百年矣。顷自上帝求替，帝令举所知以代。弘景举余，文籍已定。吾行，不得久住人间矣。”不数日，乃尸解而去。

其后，登封县嵩阳观西有龙湫，居人张迪者，以阴器于湫上洗濯，俄为人所摄。行可数里，至一甲第，门前悉是群龙。入门十余步，有大厅事，见法正当厅而坐，手持朱笔理书。问迪曰：“汝是观侧人，亦识我否？”曰：“识，是潘尊师。”法正问迪：“何以污群龙室？”迪再拜谢罪。又问：“汝识司马道士否？”迪曰：“识之。”法正云：“今放汝还。”遂持几上白羽扇，谓迪曰：“为我寄司马道士，何不来而恋世间乐耶？”使人送迪出水上。迪见其尸卧在岸上，心恶之，奄然如梦，遂活。

司马道士见羽扇，悲涕曰：“此吾师平素所执，亡时以置棺中。今君持来，明吾师见在不虚也。”乃深入山，数年而卒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秦时妇人

唐开元中，代州都督以五台多客僧，恐妖伪事起，非有住持者，悉逐之。客僧惧逐，多权窜山谷。有法朗者，深入雁门山。幽涧之中有石洞，容人出入。朗多赍干粮，欲住此山，遂寻洞入。数百步渐阔，至平地，涉流水，渡一岸，日月甚明。更行二里，至草屋中，有妇人，并衣草叶，容色端丽。见僧惧愕，问云：“汝乃何人？”僧曰：“我人也。”妇人笑云：“宁有人形骸如此？”僧曰：“我事佛，佛须槟落形骸，故尔。”因问佛是何者，僧具言之。相顾笑曰：“语甚有理。”复问宗旨如何，僧为讲《金刚经》。称善数四，僧因问此处是何世界。妇人云：“我自秦人，随蒙恬筑长城。恬多使妇人，我等不胜其弊，逃窜至此。初食草根，得以不死。此来亦不知年岁，不复至人间。”遂留僧，以草根哺之，涩不可食。僧住此四十余日，暂辞出人间求食。及至代州，备粮更去，则迷不知其所矣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何 二 娘

广州有何二娘者，以织鞋子为业。年二十，与母居，素不修仙术，忽谓母曰：“住此闷，意欲行游。”后一日便飞去，上罗浮山寺。山僧问其来由，答云：“愿事和尚。”自尔恒留居止。初不饮食，每为寺众采山果充斋，亦不知其所取。罗浮山北是循州，去南海四百里。循州山寺有杨梅树，大数十围。何氏每采其实，及斋而返。后循州山寺僧至罗浮山，说云：“某月日有仙女来采杨梅。”验之，果是何氏所采之日也。由此远近知其得仙。后乃不复居寺，或旬月则一来耳。

唐开元中，敕令黄门使往广州求何氏。得之，与使俱入京。中途，黄门使悦其色，意欲挑之而未言。忽云：“中使有如此心，不可留矣。”言毕，踊身而去，不知所之。其后绝迹，不至人间矣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边 洞 玄

唐开元末，冀州枣强县女道士边洞玄，学道服饵

四十年，年八十四岁。忽有老人持一器汤饼，来诣洞玄曰：“吾是三山仙人，以汝得道，故来相取。此汤饼是玉英之粉，神仙所贵，顷来得道者多服之。尔但服无疑，后七日必当羽化。”洞玄食毕，老人曰：“吾今先行，汝后来也。”言讫不见。

后日，洞玄忽觉身轻，齿发尽换，谓弟子曰：“上清见召，不久当往。顾念汝等，能不恨恨！善修吾道，无为乐人间事，为土棺散魂耳。”满七日，弟子等晨往问讯动止，已见紫云昏凝，遍满庭户，又闻空中有数人语，乃不敢入，悉止门外。须臾门开，洞玄乃乘紫云，竦身空中立，去地百余尺，与诸弟子及法侣等辞诀。时刺史源复与官吏百姓等数万人，皆遥瞻礼。有顷日出，紫气化为五色云，洞玄冉冉而上，久之方灭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张 连 翹

黄梅县女道士张连翹者，年八九岁，常持瓶汲水。忽见井中有莲花如小盘，渐渐出井口，往取便缩，不取又出，如是数四，遂入井。家人怪久不回，往视，见连翹立井水上。及出，忽得笑疾。问其故，云：“有人自后以手触其腋，痒不可忍。”父母以为鬼魅所加，

中夜潜移之舅族，方不笑。顷之，又还其家，云饥求食，日食数斗米饭，虽夜置菹肴于卧所，觉即食之。如是六七日，乃闻食臭，自尔不复食，岁时或进三四颗枣。父母因命出家为道士。

年十八，昼日于观中独坐，见天上堕两钱，连翘起就拾之。邻家妇人乃推篱倒，亦争拾。连翘以身据钱上。又与黄药三丸，遽起取之，妇人擘手夺一丸去，因吞二丸，俄而皆死。连翘顷之醒，便觉力强神清，倍于常日。其妇人吞一丸，经日方苏，饮食如故。

天宝末，连翘在观，忽悲思父母，如有所适之意。百姓邑官皆见五色云拥一宝舆，自天而下，人谓连翘已去，争来看视。连翘初无所觉，云亦消散。论者云：人众，故不去。连翘至今犹在，两胁相合，形体枯悴，而无所食矣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李 播

高宗将封东岳，而天久霖雨。帝疑之，使问华山道士李播，为奏玉京天帝。播，淳风之父也，因遣仆射刘仁轨至华山，问播封禅事。播云：“待问泰山府君。”遂令呼之。良久，府君至，拜谒庭下，礼甚恭。播云：“唐皇帝欲封禅，如何？”府君对曰：“合封。后

六十年，又合一封。”播揖之而去。时仁轨在播侧立，见府君屡顾之。播又呼回曰：“此是唐宰相，不识府君，无宜见怪。”既出，谓仁轨曰：“府君薄怪相公不拜，令左右录此人名。恐累盛德，所以呼回处分耳。”仁轨惶汗久之。播曰：“处分了，当无苦也。”其后帝遂封禅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狄 仁 杰

高宗时，狄仁杰为监察御史，江岭神祠，焚烧略尽。至端州，有蛮神，仁杰欲烧之。使人入庙者，立死。仁杰募能焚之者，赏钱百千。时有二人出应募，仁杰问往复何用。人云：“愿得敕牒。”仁杰以牒与之。其人持往，至庙，便云有敕，因开牒以入，宣之。神不复动，遂焚毁之。其后仁杰还至汴州，遇见鬼者曰：“侍御后有一蛮神，云被焚舍，常欲报复。”仁杰问：“事竟如何？”见鬼者云：“侍御方须台辅，还有鬼神二十余人随从，彼亦何所能为？”久之，其神还岭南矣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王 万 彻

武太后暮年，宫人多死，一月之间，已数百人。太后乃召役鬼者王万彻，使视宫中。彻奏曰：“天皇以陛下久临万国，神灵不乐，以致是也。”太后曰：“可奈何？”彻曰：“臣能禳之。”乃施席于殿前，持刀喂水，四向而咒。有顷曰：“皇帝至。”彻乃廷诘帝曰：“天道有去就，时运有废兴。昔皇帝佐陛下，母临四海，大弘姜嫄、文母之化，遂见推戴，万国归心。此天意，非人事也。陛下圣灵在天，幽明理隔，何至不识机会，损害生人，若此之酷哉？”帝乃空中谓之曰：“殆非我意，此王皇后诉冤得申耳。何止后宫，将不利于汝君。”太后及左右了了闻之。太后默然改容，乃命撤席。明年而五王援立中宗，迁太后于上阳宫，以幽崩。

•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赵 州 参 军 妻

赵州卢参军，新婚之任，其妻甚美。数年，罢官还都。五月五日，妻欲之市，求续命物，上于舅姑。车已临门，忽暴心痛，食顷而卒。卢生号哭毕，往见

正諫大夫明崇俨，扣门甚急。崇俨惊曰：“此端午日，款关而厉，是必有急。”遂趋而出。卢氏再拜，具告其事。明云：“此泰山三郎所为。”遂书三符以授卢：“还家可速烧第一符；如人行十里，不活，更烧其次；若又不活，更烧第三符，横死必当复生，不来真死矣。”

卢还如言，累烧三符，其妻遂活。顷之能言，初云：被车载至泰山顶，别有宫室。见一年少，云是三郎。令侍婢十余人拥入别室，侍妆梳。三郎在堂前，与他少年双陆。候妆梳毕，方拟宴会。婢等令速妆，已缘眷恋故人，尚且悲泪。有顷，闻人款门，云是上利功曹，适奉都使处分。令问三郎，何以取卢家妇，宜即遣还。三郎怒云：“自取他人之妻，预都使何事？”呵功曹令去。相与往复，其辞甚恶。须臾，又闻款门，云是直符使者，都使令取卢家妇人。对局劝之，不听。对局曰：“非独累君，当祸及我。”又不听。寻有疾风，吹黑云从崖顶来，二使唱言：“太一直符，今且至矣！”三郎有惧色。风忽卷宅，高百余丈放之，人物糜碎，唯卢氏获存。三使送还，至堂上，见身卧床上，意甚凄恨，被推入形，遂活。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河东县尉妻

景云中，河东南县尉李某，妻王氏，有美色，著

称三辅。李朝趋府未归，王妆梳向毕，焚香闲坐。忽见黄门数人，御犍车，自云中下至堂所。王氏惊问所以。答曰：“华山府君使来奉迎。”辞不获放，仓卒欲去，谓家人曰：“恨不得见李少府别！”挥泪而行，死于阶侧。俄而彩云捧车浮空，冉冉遂灭。李自州还，既不见妻，抚尸号恸，绝而复苏者数四。

少顷，有人诣门，自言能活夫人。李罄折拜谒，求见卫护。其人坐床上，觅朱书符。朱未至，因书墨符飞之。须臾未至，又飞一符，笑谓李曰：“无苦，寻当得活。”有顷而王氏苏。李拜谢数十，竭力赠遗。人大笑曰：“救灾恤患，焉用物乎？”遂出门不见。王氏既悟，云：初至华山，见王。王甚悦，列供帐于山椒，与其徒数人欢饮。宴乐毕，方申缱绻，适尔杯酌。忽见一人，乘黑云至，云：“太一令唤王夫人。”神犹从容，请俟毕会。寻又一人乘赤云，大怒曰：“太一问华山何以辄取生人妇，不速送还，当有深谴！”神大惶惧，便令送至家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三 卫

开元初，有三卫自京还青州。至华岳庙前，见青衣婢，衣服故恶，来白云：“娘子欲见。”因引前行。

遇见一妇人，年十六七，容色惨悴，曰：“己非人，华岳第三新妇。夫婿极恶。家在北海，三年无书信，以此尤为岳子所薄。闻君远还，欲以尺书仰累。若能为达，家君当有厚报。”遂以书付之。其人亦信士也，问北海于何所送之。妇人云：“海池上第二树，但扣之，当有应者。”言讫诀去。

及至北海，如言送书。扣树毕，忽见朱门在树下，有人从门中受事，人以书付之。入顷之，出云：“大王请客入。”随行百余步，后入一门。有朱衣人，长丈余，左右侍女数千百人。坐毕，乃曰：“三年不得女书。”读书大怒曰：“奴辈敢尔！”乃传教，召左右虞候。须臾而至，悉长丈余，巨头大鼻，状貌可恶。令调兵五万，至十五日，乃西伐华山，无令不胜。二人受教走出，乃谓三卫曰：“无以上报。”命左右取绢二匹赠使者。三卫不说，心怨二匹之少也。持别，朱衣人曰：“两绢得二万贯，方可卖，慎无贱与人也。”

三卫既出，欲验其事，复往华阴。至十五日，既暮，遥见东方黑气如盖，稍稍西行，雷震电掣，声闻百里。须臾，华山大风折树，自西吹云，云势益壮，直至华山，雷火喧薄，遍山涸赤，久之方罢，及明，山色焦黑。三卫乃入京卖绢。买者闻求二万，莫不嗤骇，以为狂人。后数日，有白马丈夫来买，直还二万，不复踌躇。其钱先已锁在西市。三卫因问买所用。丈夫曰：“今以渭川神嫁女，用此赠遗。天下唯北海绢最

佳，方欲令人往市。闻君卖北海绢，故来尔。”

三卫得钱，数月货易毕，东还青土。行至华阴，复见前时青衣，云：“娘子故来谢恩。”便见青盖犍车，自山而下，左右从者十余辈。既至下车，亦是前时女郎，容服炳焕，流目清眇，迥不可识。见三卫，拜乃言曰：“蒙君厚恩，远报父母。自闹战之后，恩情颇深。但愧无可仰报尔。然三郎以君达书故，移怒于君。今将五百兵，于潼关相候。君若往，必为所害。可且还京。不久大驾东幸，鬼神惧鼓车，君若坐于鼓车，则无虑也。”言讫不见。三卫大惧，即时还京。

后数十日，会玄宗幸洛，乃以钱与鼓者，随鼓车出关，因得无忧。

(出《广异记》)

李 湜

赵郡李湜，以开元中，谒华岳庙。过三夫人院，忽见神女悉是生人。邀入宝帐中，备极欢洽。三夫人迭与结欢，言终而出。临诀谓湜曰：“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，岳神当上计于天。至时相迎，无宜辞让。今者相见，亦是其时，故得尽欢尔。”自尔七年，每悟其日，奄然气尽。家人守之，三日方悟。说云：“灵帐璫筵，绮席罗荐。摇月扇以轻暑，曳罗衣以纵香。玉珮

清冷，香风斐亹。候湜之至，莫不笑开星靥，花媚玉颜。叙离异则涕零，论新欢则情洽，三夫人皆其有也。湜才伟于器，尤为所重，各尽其欢情。及还家，莫不惆怅呜咽，延景借别。湜既悟，形貌流浹，辄病十来日而后可。有术者见湜云：“君有邪气。”为书一符。后虽相见，不得相近。二夫人一姓王，一姓杜，骂云：“酷无行，何以带符为？”小夫人姓萧，恩义特深，涕泣相顾，诫湜三年勿言：“言之非独损君，亦当损我。”湜问以官。云：“合进士及第，终小县令。”皆如其言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张 嘉 祐

开元中，张嘉祐为相州刺史。使宅旧凶，嘉祐初至，便有鬼祟回祐家，备极扰乱。祐不之惧。其西院小厅铺设，及他食物，又被翻倒。嘉祐往观之，见一女子，嘉祐问：“女郎何神？”女云：“己是周故大将军相州刺史尉迟府君女。家有至屈，欲见使君陈论。”嘉祐曰：“敬当以领。”

有顷而至，容服魁岸，视瞻高远，先致敬于嘉祐。祐延坐，问之曰：“生为贤人，死为明神。胡为宵宰幽瞑，恐动儿女，遂令此州前后号为凶阨？何为正直

而至是耶？”云：“往者周室作殪，杨坚篡夺。我忝周之臣子，宁忍社稷崩殒？所以欲全臣节，首倡大义。冀乎匡复宇宙，以存太祖之业。韦孝宽周室旧臣，不能闻义而举，反受杨坚衔勒，为其所用。以一州之众，当天下累益之师。精诚虽欲贯天，四海竟无救助。寻而失守，一门遇害。合家六十余口骸骨，在此厅下。日月既多，幽怨愈甚。欲化别不可，欲白于人，悉皆惧死，无所控告。至此，明公幸垂顾盼。若沉骸倘得不弃，幽魅有所招立，则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”嘉祐许诺。

他日，出其积骸，以礼葬于厅后。便以厅为庙，岁时祷祠焉。祐有女年八九岁，家人欲有所问，则令启白，神必有应。神欲白嘉祐，亦令小女出见。以为常也。其后嘉祐家人有所适，神必使阴兵送出境。兵还，具白送至某处，其西不过河阳桥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

汝 阴 人

汝阴男子姓许，少孤。为人白皙，有姿调。好鲜衣良马，游骋无度。常牵黄犬，逐兽荒涧中。倦怠大树下。树高百余尺，大数十围，高柯旁挺，垂阴连数

亩。仰视枝间，悬一五色彩囊，以为误有遗者，乃取归，而结不可解。甚爱异之，置巾箱中。向暮，化成一女子，手把名纸直前，云：“王女郎令相闻。”致名讫，遂去。

有顷，异香满室，渐闻车马之声。许出户，望见列烛成行，有一少年乘白马，从十余骑在前，直来诣许曰：“小妹粗家，窃慕盛德，欲托良缘于君子，如何？”许以其神，不敢苦辞。少年即命左右，洒扫别室。须臾，女车至，光香满路。侍女乘马数十人，皆有美色。持步障，拥女郎下车，延入别室，帟帐茵席毕具。家人大惊，视之皆见。少年促许沐浴，进新衣，侍女扶入女室。女郎年十六七，艳丽无双，着青袿襦，珠翠璫错，下阶答拜。共升堂讫，少年乃去。

房中施云母屏风，芙蓉翠帐，以鹿瑞锦障映四壁。大设珍肴，多诸异果，甘美鲜香，非人间者。食器有七子螺、九枝盘、红螺杯、蘂叶碗，皆黄金隐起，错以瑰碧。有玉罍，贮车师葡萄酒，芬馨酷烈。座上置连心蜡烛，悉以紫玉为盘，光明如昼。许素轻薄无检，又为物色夸眩，意甚悦之。坐定，许问曰：“鄙夫固陋，蓬室湫隘，不意乃能见顾之深。欢忭交并，未知所措。”答曰：“大人为中乐南部将军，不以儿之幽贱，欲使托身君子，躬奉砥励。幸过良会，欣慰诚深。”又问：“南部将军今何官也？”曰：“是嵩君别部所治，若古之四镇将军也。”酒酣叹曰：“今夕何夕，见此良

人！”词韵清媚，非所闻见。又援箏作飞鸿别鹤之曲，宛颈而歌。为许送酒，清声哀畅，容态荡越，殆不自持。许不胜其情，遽前拥之。乃微盼而笑曰：“既为诗人感悦之饥，又玷上客挂纓之笑，如何？”因顾令彻筵。去烛就帐，恣其欢狎，丰肌弱骨，柔滑如饴。明日，遍召家人，大申妇礼，赐与甚厚。

积三日，前少年又来曰：“大人感愧良甚，愿得相见，使某奉迎。”乃与俱去。至前猎处，无复大树矣，但见朱门素壁，若今大官府中。左右列兵卫，皆迎拜。少年引入，见府君冠平天幘，绛纱衣，坐高殿上。庭中排戟设纛。许拜谒，府君为起，揖之升阶，劳问曰：“少女幼失所恃，幸得托奉高明，感庆无量。然此亦冥期神契，非至精相感，何能及此？”许谢，乃与入内。门宇严邃，环廊曲阁，连亘相通。中堂高会，酣燕正欢，因命设乐。丝竹繁错，曲度新奇；歌妓数十人，皆妍冶上色。既罢，乃以金帛厚遗之，并资仆马。家遂贍给。仍为起宅于里中，皆极丰丽。

女郎雅善玄素养生之术，许体力精爽，倍于常矣，以此知其审神人也。后时一归，皆女郎相随，府君辄馈送甚厚。数十年，有子五人，而姿色无损。后许卒，乃携子俱去，不知所在也。

（出《广异记》）